

中国 文化 人生

● 丁捷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精神文库



辽新登字6号

中国文化与人生—中国文化精神文库

丁 捷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0,000 开本: 850×1168^{1/32} 印张: 13
印数: 1—490,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璞 责任校对: 高晓荣
封面设计: 刘冰宇

ISBN 7-5382-1811-4/I.101

定价: 7.50元



作者近照

序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是一片神奇的令人眷注的土地。她不仅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化丰姿、人生轨迹与无限广阔的生命的艺术原野。

在这里，自然、社会、文化和人生浑然一体，原始神话、宗教意识、道德伦理、哲学思想、艺术追求、风尚习俗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背景、人生态度、审美心理和特有的人生体验。因而，也造就了民族特有的气质、精神与性格，特有的思维模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与人际关系。正是这些，不仅为民族的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论述的题材和主题，而且也丰富了他们的思辨力和想象力，拓展了哲学的、艺术的思维空间，从而又使这些文化的民族的特质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升华和储存。

中国文化是一座丰富而深邃的宝库。

要解答人生之谜，总离不开文化；要阐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总离不开人生。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既创造有独特的文化，又构筑有独特的人生。因而，阐明“文化与人生”交融互渗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了作者构思的焦点。

中国人生既具有人间的、现世的性格特征，又具有艺术

的、审美的情趣追求。对这一点，西方世界不仅发现得很晚，而且也不能透彻地理解。尽管在近代曾有个别的西方人对它有所发现，但比较深刻地认识、理解它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地位和内蕴，也还是近数十年来的事。在这方面，日本要先于西方。

历史有时仿佛也在开玩笑。在中国近代史上，正当一批先知先觉者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时候，西方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把向上帝祈求的双手伸向了中国的文化宝库，渴望能从中获得新的营养、新的思路、新的天地，表现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心灰意冷的情绪，于是中国文化便成了他们的新大陆，新的理想殿堂。特别是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股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热潮，诸如“中国艺术中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美意识”、“中国文化与世界”等论著，更是风靡于世。

英国诗人劳伦斯·比尼恩说：“当前，我们在西方正处于一种自知失败的感受之中，并且为之怏怏不快。……我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领域都用一门有着赫然醒目的名称命名的科学来管辖；但是不知什么缘故，生活的整体都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似乎就是生命的艺术。我请各位用心观赏另一半球上的那些有创造力的成就，那不仅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消遣品，而且可能会触发我们对人生以及生命的艺术所产生的若干有益的观念。”这是出自西方人的眼睛对中国文化的审视。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不解：为什么个别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却提出要“彻底否定”，“全部扬弃”！？据说为的是要“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却又要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从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这在

逻辑上怎么讲得通呢？

文化作为民族的历史积淀，中国文化同外国文化一样，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各民族的文化只有在相互开放，相互吸收、容纳和整合中，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制，“彻底否定”同故步自封、一切排外一样，只能给民族文化带来灾难和死亡。

历史曾多次作出回答：用这两个极端对待文化，都是向它施以绞刑。

沉重的文化铁锤，夯实了中国深厚而坚实的人生根基；漫长的历史岁月，建构了中国特有的人生背景，也铸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性格。远在世界上一些民族文化还在刚刚萌发的时期，中国文化就已早熟了，人格也早熟了。中国这片黄土地，在那时就是光彩照人的。这种早熟性确实给中国历史和人生带来了不少福慧，同时也分赠给了世界许多。然而，这种早熟性由于负荷太重，又给中国历史和人生加添了痛苦的后妊性，而这点，世界却为中国分担得极少。

中国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辐射力。这在一两千年前就已为世界其他民族所珍视，而至今即使在工业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把它纳入人际关系和科学管理的规范。特别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在今天“只见物，不见人”的西方，在“人的异化”的社会，更倍受青睐，被视为人类精神的精髓。

一位日本学者曾用中国人的性格同日本人的性格作比较，他赞扬中国人“在观念的世界里和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日本人则喜欢“把一种观念实行到最彻底的地步”而不留余地，这一点在两国的艺术中也各有表现。他认为，

“中庸之道”应是人类最理想的人生之道。这话说得虽不尽“周全，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描述出了中国人的人生轨迹，以及中国艺术特有的情趣和神韵所在。

对老庄哲学思想及其美学思想的高度重视与深刻发掘，是近些年来的事。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一个鲜明特征：理想与人格建构并重，务实进取与内省经验并重。儒家的“修身”与“治国”，墨家的“性善”与“兼爱”，道家的“心斋”与“无为”，都是让人们从自身的思想、品德、人格建构做起，去追求理想的人生。如果说儒家思想是更眷恋于现实人生的“生存哲学”，它展现的是实实在在的观念社会和行动社会，一种“智叟社会”的建构；那么道家文化则更执着于人生精神世界的把握，它向往的是若有若无的，虚虚实实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一种“顽童的世界”。儒家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给予人们以充实、奋斗、礼让与谦和，提倡的是一种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道家的艺术人生风姿，赋予生活以逍遥、乐观、放达与洒脱，倡导的是一种艺术精神与乐观精神。儒道互补，生活与艺术相济，使中国人的人生不仅内涵丰富、深邃，而且形态多姿多彩。

人生在舞台上，要比在实际生活中更有欣赏价值。因为在舞台上人生既可以是喜剧的，也可以是悲剧的，而在实际生活中，人生常常招致不幸。有的人为信念奋斗不已，“虽九死其犹未悔”，直至为之献身，如屈原。有的人处在顺境，也确有“大济苍生”的宏愿，但由于时代的、性格的多种原因，又使他身陷逆境，心甘情愿地走向“采菊东篱下”，赋诗以自娱的诗人之路，像陶渊明。历史上的这种“屈·陶现象”，这种人生角色是由儒道文化的乳汁哺育出来的，而那种更有趣的成功

则儒家，失败则道家的历史常规，也只能分别从儒道两家的文化基因及其互补与整合中去深掘其根了。一部《论语》、一部《庄子》，为中国的人生之路构筑了双轨的立体交叉桥。

人生是一种抉择，既是人生道路的抉择，也是道路之中所遇诸多站口的抉择。人就是通过不断地抉择，实现他的人生目的。抉择就是奋斗，而奋斗常与困难、艰辛相伴随。抉择应当是明智的、正确的抉择，只有如此，才能给人生带来价值和意义，否则，将使人生失掉价值并造成生命的浪费。

人生的抉择不能只凭个人的热情，更不是心血来潮的随心所欲。因为它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现行人生处在现行社会的大磁场之中。中国人的人生抉择，关键在于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只有从实在的国情出发，才能明智地确定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也才能在人生旅途的风浪中把握住人生航船的方向。

中国人的精神负荷太重，中国人的人生之路漫长——它由历史的深谷而来，又在艰辛地向着未来延伸……。

谨以“了解中国的国情”，作者愿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作 者

于1990年春月于郑大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天命·神权·龙威	(1)
——中国人的历史宗教	(1)
第一节 天，万物的主宰	(1)
1. 为我造福的先祖	(1)
——初民的天神观念	(1)
2. 不问苍生问鬼神	(11)
——奴隶主的“天命”专利	(11)
3. 幽灵缠身何其乐	(19)
——乐天安命的文化心态	(19)
4. 天若有情天不老	(25)
——造天命与反天命的政治魔术	(25)
第二节 华夏之神与宗教	(33)
1. 神的双重性格	(33)
民族英雄	(33)
救世主的身份	(33)
2. 没有苦难忧患的精神乐园	(43)
——宗教与人生解脱	(43)
第三节 龙与炎黄子孙	(53)

1. 龙的妖怪形象.....	(53)
——先民的图腾崇拜.....	(53)
2 我就是龙.....	(60)
——皇权的物化.....	(60)
3. “叶公好龙”与“学而优则仕”	(66)
——重官崇权的文化导向.....	(66)
第二章 儒家的“人学”	(74)
——中国人的人生教化.....	(74)
第一节 为救“道”而议“人”	(74)
1. 孔子答“生”、“死”问.....	(74)
——关于“知生”、“事人”.....	(74)
2. 人具有同类意识.....	(88)
——关于仁爱.....	(88)
3. 人的第二生命.....	(97)
——关于“义”	(97)
4. 赛马的奥秘.....	(105)
——说“中庸”及其他.....	(105)
5. 夫子恸哭亡灵	(115)
——关于君子、小人.....	(115)
第二节 亲亲·尊尊的礼仪之邦	(122)
1. 感情与政治的派分	(122)
——说忠、孝	(122)
2. 道德的法人资格	(130)
——血缘法庭与伦理判决	(130)
3. “正宗”招牌何其多	(135)
——一种道德文化心态	(135)

第三节 爱民·惠民·保民	(142)
——关于民本思想.....	(142)
1. 做官应“为民父母”.....	(142)
2. 呼唤“包青天”、“大团圆”.....	(150)
——艺术于人生慰藉.....	(150)
第三章 顺随·疏离系统的并存与互补	(165)
——中国人的两种人生角色.....	(165)
第一节 儒道人生的向背	(165)
——两种不同的人生憧憬.....	(165)
1. 修身——治国；达生——存我.....	(165)
2. 智叟社会与顽童世界.....	(175)
第二节 入世与出世的双轨走向	(193)
——两条亦反亦交的人生之路.....	(193)
1. 居尘怀忧与出世放达.....	(193)
2. 仕途的三种角色.....	(202)
3. 亦入亦出的义侠人物.....	(209)
4. 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	(218)
——诗人屈原的人生之路.....	(218)
5. 逃禄归耕，性爱丘山.....	(231)
——诗人陶渊明的人生希冀.....	(231)
第三节 “涅槃”诱惑与渴望解脱	(254)
1. 痛苦的逃避.....	(255)
——道释冥合与精神避难.....	(255)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266)
——中国酒文化的人生意蕴.....	(266)
第四节 “艺术为人生”与“艺术即人生”	(273)

——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观	(273)
1. “兴观群怨”与“物我两忘”	(273)
——两种不同的艺术功利追求	(273)
2. “充实谓美”与“空灵”超越	(289)
——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	(289)
3. 凝固的伦理与“天人合一”	(297)
——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	(297)
4. 饮食、服饰的审美多样性	(306)
5. 赏诗“辨味”的审美意趣	(318)
6. 笔墨自娱与情感宣泄	(337)
——中国文人生活的艺术化	(337)
第四章 生与死	(347)
——中国人的生命体验	(347)
第一节 家庭·爱情	(347)
1. 父系原则与家族观念	(347)
2. 爱情的伦理化与两性关系的神秘化	(352)
3. “嗣后”观念与“不朽”向往	(363)
第二节 养生之道	(372)
1. 行乐止忧法则	(372)
2. 疾病的心理疗法	(377)
第三节 叛逆的夙愿	(380)
1. 死亡禁忌与预感体验	(381)
2. 丧葬的心理期待	(390)
3. 葬礼的情感补偿	(397)

第一章 天命·神权·龙威

——中国人的历史宗教

第一节 天，万物的主宰

1. 为我造福的先祖 ——初民的天神观念

“天”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扮演过多种角色：降祸于人的凶煞，赐福世界的菩萨，政治舞台的魔术师，困惑人生的幽灵，现实生活中的小丑，等等。尽管两千多年前屈原曾写过《天问》，对它提出诸多的质问、斥责，但欲挣脱“天”之羁绊，“命”之幽灵，对中国又谈何容易！

人类的童年，生活异常的艰苦、紧张且又多惊险，他们常与饥饿、瘟病、灾祸、死亡相伴，是文明时代的人不堪设想，更不堪忍受的。他们为了生存“茹毛饮血”，为了防止猛兽的伤害，曾有过树居的习惯，为了抵御冰河期寒冷的侵袭，

“衣皮苇”，“衣……羽皮”（见《白虎通德论·号》、《墨子·辞过》、《礼记·礼运》），过着极其艰辛难熬的生活。其后，他们虽然慢慢地下到地面，但也只能栖身于山岩之下，或露宿荒郊，或搭简陋窝棚以防风雨，直到他们学会了使用火时，才逐渐进到洞居、半穴居的时代。这也正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构木为巢”、“就陵阜而居，穴而处”的上古之民的生活。

这个时期，人类虽然已经有了最初的武器即石器、棍棒，但还远远不能抵御经常进攻他们的猛兽，不能获取足以饱腹的食物，也难以避免恶劣气候的侵袭和疾病的折磨。民以食为天，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就发生了食人之风。据人类学家对北京人头骨上伤痕的分析，认为它与食人之风有关。有人对38个北京人骨骼作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中除去16人死于成年外，其余22人中有15人是在14岁以前夭折的。人类童年生活的苦难，由此可见一斑。

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和气候等外部的客观条件，逼迫着人类祖先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顽强地挣扎、搏斗，学会思索和创造。但由于他们对自然力量不理解，以为一切事物包括有生命的草木和无生命的石头、水、以及日、月、星、风等自然现象，都是有灵的，都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能致人以吉凶祸福，同时相信对它们进行祈祷、礼拜或祭献，就可得到它们的庇佑或消灾弥祸。于是就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认为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风雨、雷电等自然界的客体都有精灵，它们主宰着人们的命运，人在自然面前，成了可怜的顺从奴仆和虔诚的“教徒”。但这种万物有灵的宗教形式萌芽，却表明在人类童年的意识中，崇拜意识与征服意识又是同

时发生的。由于他们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权威的力量与人们相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只能服从它，表现为一种受制的崇拜意识。

史前人崇拜意识的发生大约有其认识、感受和情绪态度三方面的原因。在认识上，人类的童年可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唯我论者。他们凭想当然行事，凭直觉去理解他们尚不认识、不理解的部分。有时会因偶然的巧合出现了他们所祈祷、期待的结果，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崇拜意识。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所祈祷、期待的结果并不能如愿以偿，于是又不自觉地以崇拜意识为之开脱、辩护。这样必然是把自然界客观的东西，弄成自己心情的、主观的东西，亦即人的东西，人格化了的东西。其次，崇拜意识的产生同史前人的错觉与幻觉有密切关系。突发的洪水，剧烈的风暴、轰鸣的闪电、险峻的山峦，大河的浪涛，这些力量强劲、气势磅礴或体积庞大的自然景物，在他们精神和情绪上会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与威胁。气候的异常变化、四季的循环往复，动物的多种习性、出没无常以及植物的春华秋实、枯荣生灭也使他们由困惑而产生神秘幻想和臆测，从而幻化出超自然力量的神的无形主宰意识。不同的自然对象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实用效益，使他们产生不同的情绪态度：比如正当饥饿难挨时，意外地掠取一只被林火烧死的动物，或正在逃避猛兽追击时偶遇一环境而脱险，或正当酷热干渴时，适逢阵阵凉风甘霖，而这些都会成为他们有益的崇拜对象。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当有人偶然遭受雷击，或食用有毒植物至死，他们就认定这些东西为有害的崇拜对象。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即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崇拜意识是人类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意识之一。

人类大概是世界上唯一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然死亡的生物，这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这种自我意识在人类的童年主要表现为征服意识，但它不是要对人类自身的征服，而是对自然力的征服。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就能够制造工具或武器，用以捕获比他们自己强大得多的野兽，并能饲养、种植。在史前人类当中，崇拜意识与征服意识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他们崇拜的英雄，往往都是在狩猎中表现最勇敢、最机智或者最有力量的猎手，或者是某种工具、武器的发明者、创造者，或者是运用某种特殊的智慧、技艺改变了自然的不利于人类的现状等等。总之，人类最早崇拜的英雄，都是征服意识最强的人或人的化身。世界上一些古老民族的有关开天辟地的神话，既是对人类自我意识的歌颂，也是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英雄的崇拜。

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开天辟地的神话，它通过关于始祖——造化——启蒙英雄的故事叙述，表现开辟洪荒和形成秩序的主题。这些神话，不仅美丽、丰富，而且崇高、宏伟，源远流长，成为后世某些民族文化的母体，比如一个民族的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等等，都可以从它原始的神话中找到某种血缘的基因。神话作为人类社会童年的一面镜子，通过古代人们幼稚的、主观的想象和幻想，反映了人类对改造自然的渴求，及其主体意识的释放，因而神话具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永久的魅力。

原始人的生存，主要靠对自然的依赖，因而原始的宗教观，必然是对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崇拜。这就是说，人类的原始信仰是多元的，原始的宗教是泛神的。待到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才对那些多元的信仰加以归纳、综

合，产生出天地的观念，把日、月、星辰隶属于天，山川湖海归之于地。大约有关开天辟地的神话也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

我国有关开天辟地的神话有多种，但流传最广、描写最生动、美丽者，应首推“盘古”。人们是这样描述天地万物的产生和由来的：

当天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宇宙空间一团漆黑，混沌得像一个鸡蛋，盘古就孕育其中。他在那里生活了一万八千年。一天，他猛然醒来，不甘忍受这一片漆黑的烦闷，于是抓过一只大斧，奋力一劈，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混沌的大鸡蛋破裂了。其中那些轻飘、净澈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另一些沉重、混浊的东西，沉沉下降，变成了地。混沌不分的天地，从此一分为二。

天地虽然分开，但盘古仍不放心，怕它们再次合拢，于是他就头顶天，脚踏地立在其间，用力支撑着。但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加厚一丈，盘古的身子也随之而长。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升得极高，地变得极厚，自然盘古的身子也长得极高，据说有九万里那么长。他孤独地、辛苦地做着撑天柱地的工作，不知道又经过多么久远的年代，他看到天地已经确立，不再耽心它们合拢，另外他也实在太劳累了，于是，便安然地躺倒死去。

盘古死后“化身”为万物：他呼出的气化成了风云，他的声音变成了雷霆，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手足和身躯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名山，血液变成了江河，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田地，头发和髭须变成了星星，皮肤和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牙齿、骨骼、精髓，变成了闪光的金属、珍珠和坚硬的石头，汗水变成了甘霖、雨露。就这样，盘